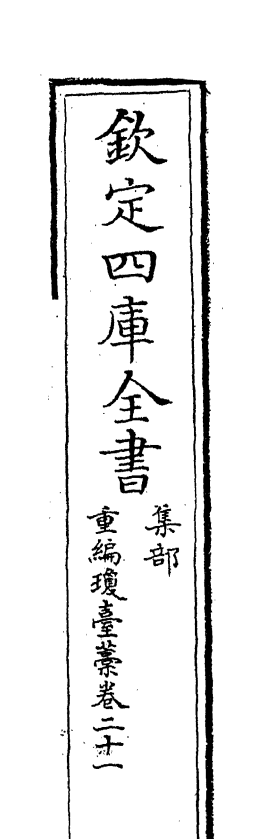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重編瓊臺藁卷二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　衷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錄監生臣黄　廷

重編瓊臺藁卷二十一

明　邱濬　撰

題跋

題文公先生手迹後

文公先生平生著述與六經並行於世天下家有而人誦之若其字畫之傳世者多見於刻本其真蹟蓋鮮有焉天台王廷儀氏出其所藏先生與趙子蒙手書見示

噫某也髫而誦先生之言今髮將種種矣始獲見其手澤之遺於其易簣二百七十九年之後豈非平生一快事哉昔人有得名人法帖者或欲得之誓斷頭不易彼徒以其字畫之工也尚寶重之若此矧大賢君子道德之餘澤哉則其所以寶重而愛惜之者宜何如也

題藍關圖後

世傳韓文公姪孫湘有異術公命之作詩見志湘詩有能開頃刻花之句公試驗之湘倏忽間出異花一叢上

有金字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公初不曉其所謂後公坐言佛骨事左遷潮州刺史道次藍關值雪忽見湘至公始悟向之詩意遂足成篇好事者因而繪為藍關圖今封給事中吳興張先生得之寄來京師示其子給事中靖之靖之間屬予題跋公從子老成生子二曰湘曰滂湘登進士第為大理丞滂未仕而死初公南謫時湘年二十七滂年十九皆從公以行觀公宿曾口示湘詩及在袁州作滂墓志可見而此詩

末句所謂遠來者葢公既行而湘始追及于此而深有意之言亦不過感歎之意焉耳竊意或者因是言又見世之所傳仙人有韓湘子者遂附會而為此說歟抑主異教者陰欲破正論而故為此以張大其事如學佛者圖公拜大顛像歟況公之貶在憲宗元和巳亥又四年為穆宗長慶癸卯湘始登第豈湘既學仙而又出仕歟其事時出於小說家史傳不載及註公詩者皆不之取其有無葢不可知也然觀此圖得以見古人當間關流

離之際而剛大正直之氣不少沮而為其子姪者又皆能奔走周旋無異平時如此然則作此者非獨精於繪事且能因古人之言而得其貌又能使觀者因貌而得古人之心良可加重先輩謂公體貌豐肥此圖得之誠非苟作也雖然詩為有聲畫畫為無聲詩詩與畫等耳昔公以詩示其姪孫今先生以畫示其子一以明已之意一以起子之志皆有深意也靖之其尚因而興起以求文公之意於數百載之上庶幾稱乃尊示以此圖之

意天順六年

跋安成彭氏所藏盧溪手迹卷

宋三百年廬陵士以文章名世者三人六一居士後有雲龍劉氏盧溪王氏皆安成人也周益公謂雲龍生雖少後六一不害為韓門籍湜劉靜春直謂廬陵自六一後惟盧溪可繼味二子言則王優於劉可見已予尚友古人每誦盧溪先生送胡邦衡詩剛大之氣溢於言外深以不得見其全集為恨及登進士第與安城彭彥實

同官翰林而又辱交其兄祠部郎彦衷暇日出其家先世所藏盧溪十帖見示嗚呼昔也誦其言今也乃親覩其手迹之真向也見其出處大節今也乃併得其家庭姻戚閒丁寧告戒之微豈非平生一快事哉方先生謫辰時年巳七十矣以年老處山窮水絶荒涼寂寞之濵而其帖中乃云我寓此泰然無毫髪可慮之事又云若以為老是以衆人料我我殊未也噫既不知其所處之非吾土又不自知其年數之不足古人謂老當益壯窮且益

堅者先生益有之矣由是觀之則先生非但其文章後雲龍繼六一而於聖賢慎獨之學自強不息之誠益亦有得焉

跋古賢像後

羊城黄氏子英越庾嶺而北沿章江下大江浮淮泗經齊魯之域直抵京師又東北至遼海之地所至見先代名賢遺像輒求善工模寫之積久得若干幅偏干當世縉紳大夫為之賛裝演為一巨帙求淳安商閣老先生序之間特過予求跋數語惟此諸賢或生於漢或生於唐或生於宋相去或七八百年或三四百年或百有餘年或七八十年亦或有同時而不相值者今乃於一日之間繙閲之頃而諸賢之威儀容貌儼然聚於目前而其言論風旨皆可髣髴而見之噫一何快哉或曰所得之像未必皆真模寫之工率非名筆且其間人品不同而趨向各異以為玩好耶則物非奇古以為法則耶則人非倫類豈騖於外而遂忘其内耶予曰不然世之人各有所嗜好有嗜勢利者有嗜聲色者有嗜馳騁侈靡

者有嗜虚幻怪誕者生之所嗜乃不在彼而在此其志亦可尚也哉昔人有言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而心好之殆近於是乎

跋江山雪霽圖

予友顧光禄廷瑞一日出古畫一幅示予題曰輞川圖乃其宗人宗仁氏所藏者陳太史緝熙目之以江山雪霽圖按輞川乃唐王維别墅圖維所作也新唐書備載其景有所謂華子岡欹湖竹里舘柳浪茱萸沜辛夷塢

之類予嘗見李伯時所臨本每景皆有詩題其上史所謂裴迪賦詩相酧為樂者也今是圖於所謂數者之景皆無之亦無所謂詩者其位置布列固非維所作亦非伯時所臨無疑矣然其間有如所謂淺山磷磷亂石矗矗山石磽犖車碌碌山勢盤斜隨澗谷側轍傾輮如欲覆者又有所謂樹老石硬山路迴轉高下曲直横斜隱見姸媸向背各有態遠近分毫皆可辨者要之亦一代名筆決非尋常模倣者所能為必求其人以實之而強

以附古人之名家者則大不可嗚呼天下事豈但畫不可哉豈但畫不可哉

題謝氏先人手書

潮陽謝景祥氏以太學上舍生謁吏部選居京師一日過予涕泣言曰某之先君留心古文辭每篇章出鄉人輒傳誦之不幸年僅四十三而卒時某甫七歲遺文散逸弗及收輯而鄉先輩知先君者亦相繼淪没未有為之發揮者以故名不遠傳今所存者僅十數篇某用是

深自悲懼恐其愈久而愈忘且失之也近來京師偶持
先君手書一篇乃鄉先生某所作以贈先君之文也敬
命工裝潢成軸寘諸座右庶幾先人手澤常目見之不
頃刻忘也吾子官翰林以文字名敢希一言題於左方
嗟乎天地間萬形俱有澌能久而不澌者言與書耳言
為心之聲書為心之畫古之大賢君子所以名世垂後
者莫不假是以傳其人不可得而見矣於百世之下誦
其言觀其書往往得其為人豈非其精神心術之寓于

是歟今觀謝氏之先人其心畫之莊重勁正如是意其為人亦必稱之展觀之際令人起敬矧為其子若孫者乎吾知景祥氏朝夕瞻視恒如其先君子之正容肅坐臨之在上質之在旁一出言一舉步而不敢有違於理也必矣後之為謝氏子若孫者尚知所愛敬哉天順七年

跋萬里一歸人卷

右五言律詩一首七言絶句二十一首乃日本國僧作以送瓊之戍士蔡庸秉常者也詩以唐體字以晉書書

以繭紙卷以萬里一歸人為名葢摘其詩中之句而是句則又剽唐王右丞送人下第之詩之句也嗚呼觀於是卷可以見孝之一念無間華夷矣蘊子曰天下豈有無父之人信斯言也秉常於永樂中隨由海將軍備倭海上遇賊于萬全我軍敗績遂為所俘同時被執者皆死及下獨秉常以母老辭得脫間關海東諸夷達日本投其國僧惠歲為師祝髮為浮屠乘間言及母在彼僧惻然憐之白其主縱之得歸乃率其徒賦詩以送之如

此云予於是不獨見秉常之克孝而因以知夫孝之在於人心放諸四海而準也夫倭虜至為不道日本東夷之人也一聞秉常母老之言即惕然興夫惻隱之心使秉常之母子復得相見孰謂孝親之心以華夷而間哉彼秉常果如其志養繼母朱氏以終天年今秉常亦已七袠矣嘗以是卷見示予每展誦未嘗不三復嘆息故書此於其卷末使博雅君子有取焉未必不足以備太平御覽之一也

書楊文貞公墨蹟後

右書二幅計二十字字徑寸許少師楊文貞公之心畫也公以清德雅量為一時名臣高文古學為一代鉅儒其謨猷功業著作議論藏在秘府播之天下傳誦於人人之口耳者在在而有世世不忘惟字畫之在人間者恒少見盖公不輕以予人其所予者必其人之有以過乎人者也今太子洗馬西昌羅明仲先生其童稚時公親書此與之用璟以名又擬明仲二字付之俟其冠授

之賔祝以辭而字其名者也於戲公之於明仲蓋以已許之第標古人以為的爾古之名相守正不阿為時所仰者於唐有一人焉廣平公璟也古之名儒議論英發為世所宗者於宋有一人焉致堂先生明仲也文貞公於古人中擇其尤者二人以為明仲名若字其期待之意深矣大矣一以功業顯一以文學著有功業者不必有文學有文學者不必有功業合二人之名與字以名字乎一人公之意蓋欲明仲兼二人之長以名天下後

世也雖然蓋自道爾公遭逢聖明荷四朝之隆委擅一代之文名其德其學蓋有二公之所有於一身者也公不欲自言而即古人以為的明仲其顧名與字之義而思所以體公之心以毋負其所期待哉吁為學至於致堂先生輔治至於廣平公則為人於天地間亦可以無愧矣明仲其念之哉

書百牛圖後

獸有百而畜於家者六惟牛最有功於世於農用以耕

於祀用以牲於宴用以享於器與室之成用以釁於戎於畋於軏運用以駕迨其斃也其革用以甲以冑以履以帶以朴以冒鼓以貫編以韏箭以包干戈以緣席褥以鞍若轡焉其煑而凝之以為膠其用而敗者以醫其筋若骨若角若蹄則用以弓以觿若簪導其他雜器用之者甚衆下至臭穢之遺亦用以滋五穀無一棄焉者嗚呼牛之有功於世也其大且多如此非但家畜之不如而百獸亦無與之肩者豈但獸哉人之生也無益於

時卒也無用於後尚亦有愧之哉好事者繪為百牛圖狀牛之形與其牧及其水草牧放之處齕飲蹊觸卧起搔鳴奔鬬游行之趣殆且十百狀可謂曲盡其情態者矣其意亦猶昔人以耕桑為圖欲世之高閒富貴之士居於清幽安樂之地觀於此其有以知稼穡之艱難也歟雖然耕而稼穡牛之一事也抑孰知牛之功之大且多如此哉中貴徐君以此圖求予跋一言予故述牛之功有益於世也如此而又系之以詩

詩曰

我本農家子童年曾作牧倒騎牛背上簑笠吹橫竹

老大客京國久不見此畜忽然覩斯圖心若有所觸

泛觀天下物無物似牛犢既以駕犂耙又用轉車轂

為我運百貨為我生百穀論功固莫比論苦亦良酷

云胡世上人甘心肆口腹既然食其力何忍食其肉

水陸珍萬品物物可充欲孟子有遺言不忍其觳觫

書潘克寬十八學士圖

右唐十八學士登瀛洲圖予友潘君克寛所藏者也君以工部正郎出理河道偶於士大夫家見此圖因命工臨之裝演為册暇日以示予俾識其後按史唐高祖以秦王世民功大前代官皆不足以稱之特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以秦王為之開府置屬王以海内寖平乃開館以延文學之士其府僚杜如晦房玄齡等十八人並以本官為文學館學士分為三番更日直宿秦王暇日輒至館中討論文籍或至夜分使庫直閻立本圖像

褚亮為賛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云所謂文學館學士者謂其為文學之士云爾非官稱也以學士為官稱始於玄宗開元十三年前此則未有也是時高祖在御建成為太子固無恙也然高祖乃為秦王特置天策上將開府置屬而王又自開館以延文學之士彼自延其府僚而各以其本官所謂記室參軍典籤之屬相與講學論治非不可也君父在上乃舍其職名别立稱謂至形於丹青著為賛頌互相標

榜其意欲何爲哉昔漢武帝爲戾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賔客從其所好司馬公猶謂正直難親謟諛易合此固中人之常情宜太子之不終也夫太子爲國之儲貳國乃其國君父爲之立苑通賔客謹㣲之君子猶以爲非况太宗乃藩王功高望重在危疑之地而可使之日夜聚徒于在太宗非遵養之道在高祖非教子之法而亦非所以安儲位定國家也今觀此圖見所謂十八學士者其遺像雖人人殊然其瓌瑋豪邁之氣溢於衣冠面

貌之表宋人謂真宗為王時其門下厮養皆將相器而此十八人者在秦王門下其氣象如此豈終在人下者乎此太宗所以卒有天下也雖然唐家之社稷安危其兆皆具於此始也以房杜之能輔太宗而唐遂以安終也以許敬宗之姦阿高宗而唐幾於亡一圖雖小所係實大予為之慨然書以歸之成化十九年

跋虞山圖

錢侍御承德奉命往兩廣理邉儲臨行出虞山圖見示

且曰此先世所藏鄉先輩王均章所畫者既失而復得之蓋吾家百年前舊物也敢乞先生一言以識之予謂之曰古人繪畫之作所以模寫景像必其物世所有或有之而不常見不然則是其物可觀可玩而不可以攜取者又不然則去其地而思其物有不可以再致故寓之筆墨丹青假其似以存其真君家海虞為邑中舊族自祖父以來長子老孫出入起居恒與山俱舉目即見其林壑而步履周旋不在其巔即在其趾有事出境踰

百里外回首望之猶隱隱然見之於林霏烟靄之間既有其真又烏用其似為哉雖然虞山横亘海虞邑中何止數十里居民環其趾而居之面其勢而向之者何止數千家有此山以來自天地開闢至今何止數千萬年元人王均章者始為此圖偶以適其意耳非有意於傳世也而適落君家邑中人士非止一家而君家獨得之得之不久而失之失之不久而復歸焉造物者亦或有意歟吾聞錢氏世居邑中之昆湖其先世衣冠體魄之

藏皆在兹山中意者其冲和清淑之氣皆於此聚止而有以養其先世之留骨其子若孫鍾其氣以生者往往蕃衍而多貲龎厚而長年秀美而有文冥冥之中或陰有以相之者故使斯人為斯圖付諸其家世藏之以為符驗若世之置田産者必有質劑然此又理之或然者也書以歸之俾持歸以質諸乃尊未齋翁及其季父方伯公以為何如

雜說

木說送沙文遠

葢嘗觀夫近郊之木矣出於土也僅數尺苟可以擱或可以把極大而至於可以拱則固已掄於人列於肆登於匠氏之門隨其材質而成就之無所遺有弗中焉則揉曲以為直束小以成大非甚朽腐破折不之棄其種之良質之堅與否不暇計也若夫深山大谷之中材之生非不甦然大也脩長且直也㓒其種良質堅文密緻而臭馨香全用之可棟可梁折而用之可車可舟凡宫

室器具之用若大若小用之無不宜焉者然而僵立萬山之中地險巇而水湍駛雖有可用之材卒莫自致萬一致之非積以歳月不可得也及其至也又往往有後時之嘆士之生遠方出而仕也何以異此吾友沙文遠使其生畿甸之間吳楚淮汴之域出其所有之一二以用於時固已登膴仕而著美稱也久矣然而奔走名利之途年踰強仕而此志竟弗克遂是豈其才力學問之罪哉地也世之論人之出處者咸曰時時固然矣然彼

之所以乘其時而我之所以違其時而不偶者得非以其地哉方其時之需才才之見售於時時之所急用人之所爭趨而我方漠然於窮荒寂寞之濵罔聞知也及其知而至然時已後矣遠方之士其艱於進取也往往如是雖然在我者雖有艱進之嘆而亦免夫倖進之譏吾之材誠中宮室器具之用矣用之則必有實效不用亦足以全吾之天其視彼之苟且以備用假合以為資亦既有間矣予文遠將卒業南雍予惜其有才而滯於

用作木說以解之於予豈獨文遠也哉

說舟贈林宗敬

景泰甲戌五羊林宗敬偕予就禮部試予忝在選列而宗敬得校官辭不就去又三年是為天順元年宗敬復就試禮部又得校官不就買舟將為歸計予適得告與古岡蔣希舜送之都門之外指其所艤之舟而告之曰若知舟之為器乎始之欲作之也苟不採材於山林取銕於冶煉灰以蠡其可以成舟乎曰不可也衆物備矣

不責其成於工師不假之以歲月不依其度而以意創焉其可以成舟乎曰不可也舟成矣而樓櫓之不具檣柁之或闕與夫艎艑維纜篙矴之屬有一弗備其可以為全舟乎曰不可也用備矣而或艤之非其地所由者乃斷港絶潢其可以達江河乎曰不可也艤得其地矣然或衆舟集焉而互繫以相軋其可以行乎曰不可也材具而工良制合而用備其艤也得其地其行也無所礙若可以達河入海矣然而風不順焉則亦不可行矣

士之為學何以異諸此乎方其在學校也固嘗慱習夫詩書之文講明乎古今之變印正之以明師積累之以歲月其製作也惟恐不合有司之程度其强記以待問也惟恐一理之不明一事之不知其進也既由其道其用也又適其時若可以得志矣及其羣試有司也則有利焉有不利焉其利也固若舟之遇風一日千里直易易耳其不利也夫何以異於舟之阻風而不得行者乎行不行風也非舟之罪也利不利命也非學之尤也雖

然有舟矣然後可以歸其咎於風使吾材之不良制之不合度器用之不素具犧之非其地行之有所礙風雖順也其能行乎哉舟譬則學也風譬則時也有舟而無風固不可行也有風而無舟將何以行之哉然世固有駕敝舟綴敗帆遇順風而僥倖以達岸者矣然不可常也卒然遇魚龍之出沒風波之洶湧吾知其愴惶而歸無全舟矣甚者或至於覆溺焉幸烏可常哉嗟乎人患無舟也風之不順非所患也患無學也時之未利非所

患也吾之舟備矣器用足矣惟不遇順風則已矣茍待之以歲月之久而不輕試焉豈終無一日順乎使一日得借風濤之便張飽帆於長江大河之中鼓枻而歌捩柁以行縱其所如無不如意矣士之積學以待時也何以異諸此乎然此就一舟而言非所以論衆舟也舟之製也稍異其形則其所從來也必異其地有來自浙者來自江者來自虔吉者自鄱越來者有之自荆襄來者有之其遠者或自川蜀來焉所來非一地而作者非一

人其創也未必同一時其發也未必同一日其爲形也或大或小或長或短或深或淺其載也有人有物所載之物或多或寡而物之殖或貴或賤其間萬有不同而期必至於此也則同然其行也或遲或疾或先或後有先發而後至者焉有後發而先至者焉有一路順風直抵乎此者也有初發即阻而後無不如意者也亦有或行或阻有復行而復阻不知凡幾而後達此者也或有發之日同其至也不同或有發之日不同而其至也則

同有先發旬月之間或一時之久或至於朞年而後發者乃先焉由是觀之行止遲速皆天也非人所能也達之先者不足喜達之後者不足悲苟吾有舟而又得操之之要今雖未達安知終不達予彼雖先達安知吾不及予抑過之未可知也惟無其舟或有舟而無具有具而不能操則終焉而已矣雖然此特舟之小者非其大也特可行之江河也非所以施之於海也舟之大者長至於百尺大可以千圍檣如竟天之虹霓帆若垂天之

鵬翼上可以建五丈旗中可以容萬斛粟其爲器也大其爲用也廣非得瓊林大盈之材絫天合抱之木付之以公輸子之手假之以數十年之久不足以成之也其成也有非尋常舟師所能操焉苟小試於江湖之間則非矣必待夫排山倒海之風呑天沃日之濤然後從容乎渤澥之中出沒乎滄溟之表以收萬全之功以享無窮之福回視舟楫之在江河間真不啻泛一芥於坳堂之上也風之或順或逆行之或遲或速皆不足以動吾

心矣孟子曰觀於海者難為水士之學也誠以聖人之道為凖的期必至焉不易其志不已其功不狃於近利不責其近效則吾之所造也深所成也大所以出而應世也無適而不可矣功名利禄得喪遲速夫何足以介吾意哉宗敬積學有素其文又足以中有司尺度然累試輒弗偶焉予恐其自沮也而以功名利禄動其心故說舟以贈用以釋其不平且進之於道云

卞和三獻玉說

卞和三獻玉或疑之曰吾石果玉也一獻不售歛而藏之以待識者或自斲而用焉可也奚必至於再以取辱哉使三獻復不售而三刑焉吾恐無全軀矣以其外殘其內知者固如是耶予曰噫是吾所以見卞和之知者也古人所謂知者知之弗去是也使知之矣而去之是未足言知矣必知之眞守之固斯可言知焉和也惟真知石之為玉故再獻再刑而不悔使其知不真則或人厲聲色以臨之方將疾走之不暇况千乘之君加以刑

乎惟其知之真守之固故是玉也不終爲石不終在野而終入於君王之匱器輕九鼎價重連城而千萬世傳之以爲受命之璽使和也雖知之而不能守之則是玉也一石而已矣或小用之則是玉也一器而已矣千萬世之後烏知所謂秦璽烏知所謂卞和嗚呼古人於外物守而弗去且如此況吾身乎

字說

陳惟學字說

古人之學與今異而其得禄也亦然三代以前士之仕也不出其鄉凡其平居行已踐言皆所謂學也非若後世焉必呻佔畢考訓詁操觚以修辭染翰以為文然後謂之學也其仕也亦皆身修於家譽彰於友名聞於上下然後束帛斯聘賔禮攸興爵禄有不求而自至者固不待夫投牒以求進羣進以就試奔走道途積歷歲月而後得之如今世然金華陳禄氏其初冠時賔字之曰惟學葢有取乎魯論學也禄在其中之義嗟乎生今之

世乃欲修古之學坐以待今之禄豈非左哉雖然今之求禄也雖若與古異而其為學也則異而實同焉今夫習進士業者其言修身非不曰誠意正心也其言講學非不曰格物致知也其言處事非不曰正義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也其言盡倫非不曰父子親君臣義夫婦别長幼序朋友信也顧其踐履之間異於操筆修為之際戾於立言於是乎始大異而不同誠使今之為士者皆學古人之學以希今世之禄夫何不可之有顧弗能皆

然爾惟學以字呼交游間久矣而未有為之發揮其義者一日其友何克恭求予言以為名字說予聞惟學宦家子也大父儀厚任山東憲幕先府君鎮疇為京郡治中惟學亦嘗有志於繼世祿而未逮也故因以名之惟學其尚顧名思義勵志向學本古道而濟以時宜存古人待聘之心循令人入仕之路則爵祿之來有日矣於是乎序以俟

林弁宗敬字說

禮曰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嗟乎至靈者人至貴者道至
微者物人而敬於心焉足矣必假物以示其所以敬聖
人制禮之意深矣哉是故擎拳曲跽皆足以朝必為琚
瑀珩璜之制致情盡慎皆足以祭必為冠冕黼黻之儀
辟踊哭泣皆足以喪必為衰麻袒免之節豈固為是縟
節哉蓋以有形之物形無形之理使之内外相符故也
鄉貢進士林弁既冠而賔字之曰宗敬其取諸此歟宗
敬敦敏士也予以丁卯歲隨計之京道羊城曾識之友

人甘筠鳳所時猶童丱也巳若老成人予心竒之歳庚
午閲鄉書見宗敬名裒然於九十二人之間意或偶然
爾明年歸自京師再晤焉則巳嶄然出頭角容止端飭
言論英發非復昔日阿蒙矣為之悚息者移時嗟乎若
宗敬者其無忝乎若名與字者乎名者父母之所命也
字者賔師之所表也不忝乎其名與字則是不忝乎所
生所教矣然則所以不忝之實果何如曰端乎外者如
其名直乎内者如其字如斯而巳程子曰整齊嚴肅其

端外者歟朱子曰主一無適其直内者歟尚慎旃哉則聖賢地位可幾矣功名利禄云乎哉如或名然字然而其人不然非惟名字之羞抑亦名之字之者之羞

李時芳孟春名字説

天下之理一也而其所以為理者其名目義類萬有不同人之始生也於萬理之中而摘取其一言以為已名及其冠也又採其義之近似於吾身者以為之字噫取一二於千萬之中認以為已有顧乃茫然不知其名義

之所以然可不可乎此近世名字之說所以作也羊城李碩夫之冡子曰時芳既冠而賔字之以孟春其舅氏林宗敬徵予為之說予惟人之生也自幼而弱弱而壯壯而強強而老亦猶天時之運自春而夏而秋而冬也人之一生其事業皆基於幼少之日亦猶物華之敷必在於春陽之時傳曰春者開闢之端養生之始蓋萬物於是乎發生以甲以坼以華以舒以夭以包以碩以莩而蕃且郁夫然後夏而盛也秋而成也冬而實以固也

何者不本於春哉人之有生何獨不然故禮謂人生十年曰幼二十曰弱三十曰壯四十曰强五十曰艾六十七十則謂之耆與老焉十年一變皆有所事而所學者乃在幼稚之時蓋學不可不豫也要必養其心以義理飭其躬以禮節陶其情以詩樂端其志以經術慱其習以藝文使之有其德有其言有其容而又有其服内外昭融文質相稱郁乎燦然如春陽和煦之時而草木之英華芬敷穠麗也夫然後壯則見諸行老則收其功而

終身用之有不盡者矣時芳年少而質美勉勉循循以為他日受用之資此其時也其尚顧名思義及時奮發俛焉日有孳孳弗得則弗止也則夫壯之所行老之所傳皆具乎此時矣予因宗敬請謹以學之一言為時芳勉勉之勉之勉之非但以無愧其名與字而天下之萬理皆可由是而得之矣

蔡國珍字説

物之可貴重者謂之珍珍而繫之以國則其所貴重有

非一身一家所得專者矣寶安蔡氏子名珍而字以國珍厥父若實所以期待之者至矣國珍得是名與字夙夜祇慄奉以周旋如執圭如拱璧如握徑寸之珠藉承葢襲之惟謹不肯輕出以示人既而因其質而追琢之切磋之磨礱之雕鏤之緣飾之者甚周且緻温然而津液滋煥然而文采章瑟然而聲韻清渾然而規制備固已成器而可以適於用亦嘗效楚人之獻而未獲連城之償今年春為有司勸駕進之于天子之庭羣試于奉

天門玉堂校文優其等將育之辟雝之中以大成其才而大用之也未行天官卿又請試而用之國珍得樂昌文學夫以貴重華美之器而置之詩書禮樂之區雖若小用之固其所也將之任以予鄉先達也求為申其名與字之義以為終身訓傳不云乎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所謂珍者非世所謂荆璆也魯寶也昌城之藥也西城之圜龍方虎也亦非所謂夜光明月真白洞光三棘六異九品之奇也其惟吾身之所固有者乎是珍也匪

金玉而金玉匪珠貝而珠貝得之天而具於人身有之則明德内炳家有之則厚德外潤國有之則朝廷以重府庫以克宗廟以華四表以光是則儒者之珍也藏之方寸之間列於几席之上其氣上徹而旁達無高弗格無遠弗妥無幽弗屆無深弗入必如是然後足以當國珍之稱國珍其尚遵父師之訓顧名字之義反求諸身心益自敬謹而思有以為天下國家之所貴重也哉

蔣晃敬之字辭有序

清湘蔣冕予故人河西縣令希玉之子也年十五領廣右解首明年試春官卒業太學與其兄昇以故人子來見未幾又介其父執陳郡博先生執贄求從予學為古文辭又明年昇為之加布於其首旅邸草草雖弗能戒賓備禮然名必有字字必有辭不可缺也既冠來拜予求字乃命之曰敬之又為之補其祝辭於予予老矣而冕年方艾予不日歸老於山窮水絶之處不能旦夕常相教益也冕予聞人呼汝之字恒如聞予之聲出於心

而宣於口誦予此辭恒如予之丁寧告戒以親臨乎汝之前也聖賢事業基於敬之一言其尚念念不忘而進進不已也哉其辭曰

人之有身首為之元身之有章冠為其尊戴冠在首法天之象冠中有冕人君所尚其上有延前後有旒文而得中孔子從周居衆體上人所具瞻惟敬斯尊惟敬斯嚴內存外形儼望而畏一弗敬焉則戾乎是名爾以冕式克似之父命斯在烏乎弗思既冒冕名當實冕德冠

雖非冕視冕為則首容必直心德惟欽如大君在上如上帝是臨戴天以行念念斯在出入起居罔敢或怠字汝以敬祝以斯言終身服之奉以周旋

韓儉克慎字説

文昌韓儉領鄉書試春官不偶卒業太學適其同學林徽時文亦應貢來京師儉謂徽曰某名儉而字克用未有發揮其義者幸在大司成先生門下欲得一言以為終身佩服敢煩吾子達之徽以為言予惟儉而字用其

義狹矣是就一事而言非所以進之於遠大也乃取伊尹告太甲之言易其字曰克慎而又為之說焉夫儉有兩義有節儉之儉有儉約之儉所謂儉約者不侈然以自放之謂雖以孔子之聖亦必有是儉德於溫良恭讓之間然後德備于已而光輝著乎外焉况衆人無聖人萬分之一而可以不儉乎哉然聖人之儉德自然而有者也衆人無聖人之有其於是儉也可無慎哉尹之言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噫儉之一言永遠圖謀之本慎之

一言收歛身心之要儉也其尚顧汝之名凡事以儉約為本如禮所謂言必稽其所從行必稽其所蔽可也念汝之字凡事以謹慎為心如傳所謂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可也儉乎因其名與字而反求諸其身與心兢兢焉常念孔子以約失鮮之言慎儉德以懷永圖期必幾乎商阿衡所以告其君者焉慎之慎之念念在此而不已等而上之則雖慎厥身修思永如臯陶所以告大舜者亦有可馴致之理也自古聖賢進德之

方不外乎此勿謂聖賢非衆人所能學而乃自暴自棄焉語不云乎取法乎上僅得其中於是乎為韓僉字說

馮顥子克字說

吾邑之鉅家曰馮氏馮氏之彦曰仕魯仕魯第三子顥予長女子壻也從其姑之夫鄉貢進士王克信來京師講易以為進士業將歸克信謂予曰顥名而未字盍字之予字曰子克復請申其義按字訓顥大也而又謂之顥者大無形氣而言顥則似專以氣言焉人天地生者

也天地至大者也人至小者也人以至小之形軀而欲全天地至大之氣體其道何繇亦惟克之而已矣克得盡時則上下四方之宇古往今來之宙皆吾分內事也然則所謂克者夫豈易盡耶必有其本如孟子所謂先立乎其大者必有其漸如孟子所謂知皆擴而克之則克實而有光輝之地可造而顯在我矣自有書契以來已有此顯之一言至於有宋程大中始摘以命名其子所謂明道先生者自是以來凡讀書者至於斯言未有

不惕然起敬者葢字以人而重也今顥承其父命用大賢名以為已名其所以惕然起敬者宜何如哉葢思之曰我之名大賢之名也大賢之所以為大賢不過盡人道而已人之道天地之道也人道盡則天地之道盡矣道有未盡必思所以克之涵養用敬進學在致知此程門教學者入道之要也克之之道莫先乎此顥其勉之哉勿徒諉曰此大賢事非我所能為嗟乎既受其名烏可不任其實哉

王文謨字說

昔者史臣紀聖世君臣之功德以示天下後世也於堯舜曰典典常也於禹臯陶曰謨謨謀也所謂敘其君臣之間嘉言善行以備二典之所未備其間義理精深言辭簡奥是誠萬世之訏謨天下之至文者也鄉友王謨字曰文謨謨而又加以文其義葢取諸此云文謨既冠而字踰十年於兹矣今年會試來京師間過予請白其名與字之義且曰古人謂衣服在躬不知其名為罔況

名字之切於身心又非衣服在躬之比茍不知其義其為罔也孰甚焉願惠以一言發其蒙昧庶幾聞人之呼之也口應之而心無疑幸莫大焉予曰子知乃翁所以命子以斯名之意乎其所以期望於子也遠矣大矣夫人有子則必教之以習夫六藝之文而期之以立夫古人之事業古人之事業孰有大於禹臯陶者乎所佐之君則堯與舜所成之治功則時雍而咸寧後世之人臣有能彷彿其萬一者乎觀其推允迪謨明之義而至於

邇可遠也廣知人安民之旨而至於哲而惠也行九德之用而至於五辰順而庶績凝也五典之叙五禮之秩德而命之罪而討之人也而係之天天聰明曰自我民天明威曰自我民天也而歸之人都俞吁咈心心相契何如何言言相質味其言玩其氣象宛然如在一時同一室親見其人親聆其語也夫是謂天下之至文夫是謂萬世之訏謨乃翁命子以謨而或又加以文而字之是葢以禹臯陶之事業而期之於子也子可不知所

自勉哉勿謂聖凡異稟而古今異時非今我所能為也

葢稟雖天而為之則在乎人時雖今而古人之事亦非

不可為也若然則天在我而古在今矣聖賢豈終不可

企及哉勉之勉之無忝若名與字則無忝乎所生矣文

謨再拜敬受教於是書為說以貽之

雜著

貪泉對

景泰辛未予歸自金臺舟次羊城之石門舟人曰噫此

貪泉也慎勿汲之予聞之舍舟覯焉嘆曰古人云飲此水者一歃則懐千金又云飲之者見金寳之多思以兩手攫而懐之信有之乎予試飲焉以騐其如何既而自念曰潞水可以墜痰菊泉可以延壽遼之侵潤能使人多髪晉之㵎石泉可以愈疽泉以貪名理或然也設入肺腑而易吾素焉豈不為終身之累乎遂中輟而不飲歸而卧諸船窻之下恍惚之間若有聞者曰僕石門之神也受汚辱之名數千百年於玆矣未有為表白者幸

子之來為我一洗之而子之所見無異庸衆人子將何望焉請為言之若謂泉之果能貪人也吏於玆土之多孰若居民子民之飲玆水者日以百計嵗以萬計自有此泉以來民飲玆者豈可數計哉吏之吏玆土者不及民百之一而又不皆由玆道而行而道此者或數日一人或閱月一人或數月一人總其嵗之久不過數十人而已然其過也或憩焉或不憩焉其憩也或飲焉或不飲焉然所謂貪者恒見於吏而民不與豈不識不知者

其心能常而讀書明理者其心易變也抑豈常飲者習而不覺而暫飲者即動其心耶不然則泉之貪人亦有所擇耶皆不通之論也僕聞古之貪者有藏金以塢者夜算牙籌者胡椒五百斛者黄金至五㯕駝者豈皆官嶺南而飲此泉耶不然何貪也嗚呼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不誣之以貪而獨我誣不亦寃哉彼其以廉以清名者一又何幸歟今夫官吏之所宅者會府也郡邑也城市鎮坊也而吾僻在郊關之外且一舍許特過道焉耳

過者孰若居者之多且久乎大凡官署必有井也曰日以汲焉飯水淅也酒水釀也湯水熱也手水盥也靣水頮也口水漱也髮水沐也無一日無焉者也彼之用久且數也如是顧不能使之貪一歃吾者即欲手攫珠璣心懐千金何神且速哉豈彼冥頑不靈而吾獨靈歟噫有其實者無其名而名乃加於非其實者何居必欲名實相符必有歸矣僕聞之羊城之中越臺之下有九孔泉焉色清而味洌最宜於茶汲者日以千數請以是名

加焉庶乎稱其情也竊聞吾子以文翰稱毋惜一開口之勞以辯我千載之誣豈不有補於名教也乎予唯唯而覺起而録之嗟乎貪者人心陷溺然也果何預於泉哉不此之咎而彼咎焉宜其忿忿不服也有人於此穿窬而盜也為吏所獲將寘於法則方自解曰非某敢為盜也吾之井泉使然也則為廷尉者將信之乎其不信也决矣由是觀之則泉不能貪人也審矣大抵嶺南之地多南金珠璣玳瑁犀象海貝異香奇物皆他方所無

者見者鮮不為之動心焉且又去中國特遠吏之贓否鮮或上聞而其民素柔懐甘受害而不辭故吏得以恣其溪壑之欲貪風恣行上下交利漸染成俗一或屹中流之砥柱則怨讟叢之矣是以士之素負名節守廉恥者未入其境固嘗非其人一躡梅關泛湞溪則其心與昔所非者合為一矣人見其然因以是目之是豈水之罪哉嗟夫使人皆貪隱之也雖日飲石門之水不害其為廉使人非貪隱之也雖不飲石門之水不害其為貪

貪與廉在乎人心不在於水也雖然是泉也不幸為貪人所飲亦猶冉溪因柳子而愚也雖名之以貪也亦宜

明年三月望日書

書貪泉對後

嗚呼貪人真可畏哉飲於泉而泉汚世因以惡名加之則夫官同僚任同事居同室者豈不為所汚哉然人知以惡名加諸彼而反遺乎此何哉

鏡喻送李景修

景修為令于江山將行過予願豐軒告别坐定起而言曰某奔走仕途逾十年幸得一官惕然反思所以免罪累而未能締交子最久宜相厚何以教我時予座隅適有鏡懸焉乃指而告之曰若之處世能如是物則可以善勝而不傷矣景修曰何謂也予曰是物也明而不用其明非不用也不自用也應物而生其形隨形而與之影物來不迎也而亦未嘗拒也物去不將也而亦未嘗留也妍者應之以妍媸者應之以媸其妍其媸其固有

也吾隨而姸媸之非有心於姸媸之也直者應之以直曲者應之以曲其直其曲其本然也吾隨而曲直之非有心於曲直之也本媸也而欲吾應之以姸不可得也本曲也而欲吾應之以直不可得也始以媸來繼而易之以姸吾亦遂其姸不咎其往也始以曲來繼而代之以直吾亦遂其直不泥其迹也以至於大小長短方圓肥瘠深淺莫不皆然各形其形而所以形形者未嘗無定形各色其色而所以色色者未嘗無正色鑑焉斯照

背焉吾弗知也近焉斯照遠焉吾弗知也不察察以為明不規規以求照未至則弗逆既至則斯應既應則不藏如是則於物也無忤而在我者無傷而鏡之妙用止於此矣雖然用之之妙由其體之之全體之所以全固本乎鼓鑄之功而用之所以妙則在乎磨拭之勤使在我者無其體固無以應物矣有其體矣而所以拂拭濯磨之功須臾有間吾見其垢翳昏蝕則雖泰山頹乎其前而不之見矣況秋毫之末哉此古人大學之教所以

必先乎明其明德也歟景修再拜曰敬受教予曰未也是鏡也所以置之者在阽危之地所以懸之者無堅韌之物其能久照乎曰不能也予亦曰不能也夫君子之處世固不可以有其心亦不可以無其心虛者其應物之要乎敬者其守身之本乎持是二者大而天下遠而夷狄無所如而不可矣一邑令云乎哉吾子其勉之

考隸送張正夫

字有五體曰篆曰八分曰隸曰行曰草古所謂八分即

今之隸古之隸即今之所謂楷世俗傳舛襲譌往往反稱之其來久矣字學之興自蒼頡始三代以前率用古文至周宣王始有大篆秦始為小篆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始令隸人佐書謂之隸字漢初王次仲又為八分其法在篆隸間自秦漢以後唐宋以前凡典籍所載文章所紀皆謂楷為隸未嘗易也至宋歐陽子集古錄凡漢刻皆目為隸世人見漢隸稍異於鍾王遂謂八分為隸相承至今世之通儒學士因之有不暇考者

多矣間為士大夫言之或為所嗤因考秦漢以來儒先之言次第如左以證之按漢崔瑗草書體曰爰暨末葉典籍彌繁惟作佐隸舊字是刪草書之法葢尤簡畧成公綏隸體曰蟲篆既繁草書近偽適之中庸莫尚於隸庾肩吾曰隸今之正書也張懷瓘亦曰隸書者程邈造字皆真正亦曰真書文告典籍字有五體有古文大小篆八分隸書而不及楷任分言五體有篆八分真行草而不及隸郭忠恕亦云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

書出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其言八分與隸先後雖異然亦只言隸而遺楷焉由是以觀則隸爲楷書而八分爲隸無疑矣延平張端正夫甫留心古學者也今年以薦來自八閩過予因論字學偶及於斯正夫曰曩某道盱江拜程奉常先生南雲其言亦若吾子也忻然領會予喜其真用心於古而有得焉非徒然者也於其行作考隸一篇以送之天順一年

事宜

兩廣用兵事宜

伏以朝廷以兩廣賊勢已極議調官軍萬人剳諭總兵官討之夫調軍止於萬人以言殺賊則不為多以言供餽則不為少况今兩廣人心物力軍馬財用大非顔總兵時比當是時賊徒未甚多軍威未甚挫民財未甚竭人心未甚離凡事易於措辦自其行師無律而我之軍威始不振自其縱兵擄掠而民財始大屈自其殺平民以為功而人心始日離賊徒始日盛不幸而繼其後非

盡反其所為決不能成功也為主帥者必廉以持巳仁以存心信以待人嚴以立威然後倡勇敢以作士氣通下情以收羣策則賊平可期矣雖然此主將之事也愚無庸論所有短見數事條列于左容或裨行軍之萬一焉

一今日兩廣用兵之策大要有二焉曰逐曰困而已非謂不必攻與戰也所以攻與戰者則在乎因機制變不可以逆料遥度也葢賊之在廣東者當逐之在廣

西者當困之逐之使其歸巢穴困之使不得出没則賊坐斃矣何也蓋廣東本無賊賊之來皆自廣西而後居民之無所依歸者為之驅脅於是為賊耳使廣西之猺盡歸巢穴彼必不能獨立此所以必行驅逐之策也兵貴神速廣西之賊非不欲一鼓而直抵其巢穴禽獮而草薙之但山嶺崎嶇蹊徑狹窄雖有百萬官兵亦無所用之此所以必行坐困之策也

一所謂逐之之策蓋廣東十府賊所殘破者六府其地

方相去一二百里或六七百里或逺至千里我出此賊往彼我往彼則賊出此巧相迴避所以不能成功若從一路逐之必不可得須分數路然後處處相遭彼來迎戰則與之戰彼不敢戰只得歸其巢穴耳所以逐之又當分為四路皆會於潯州其一路自廣州三江口趨肇慶府歷開建封川等縣泝流而上至藤江直抵潯州其一路自肇慶府之新興過陽江抵高州府界擣雹白信宜由間道經岑溪等縣界會于潯

州其一路自藤縣直泝北流江登陸由鬱林博白陸川出石城抵雷州復自石城往廉州之靈山下橫州亦會于潯州其一路自廣州之連州經賀縣出樂平縣亦會于潯州所至之處必須窮搜極追且招且剿驅之出境而後已然愚所擬四路亦約其大畧而已若分兵或多或少遇賊或邀或伏又在臨時處置一所謂困之之策蓋廣西猺獞如梛慶等府修仁荔浦等縣處處有之惟潯州大藤峽為大大者既困則小

者不足平矣葢大藤峽前臨河道後抵柳慶左界昭梧右接邕貴其中皆是髙山峻嶺只是刀種火耕蓄積有限惟憑劫掠為生况其所種之田盡在山外大軍一至四面分守據其要害截其出路彼不得擄掠又不得耕種不過一二年則自斃矣其餘龍山粟山等處可以次第剪除

一向時官軍屢征大藤峽不能成功者盖由每年霜降以後方纔進兵此時賊已收穫預將禾米收藏峒穴

所以官軍不能久困之今大軍之行必須以今年七月至潯州會廣西總兵等官相地安營分兵亟出蹂躪其青苗使其今年無收如此則彼不虞我師之至出其不意而氣奪矣然後次第修葺營壘以為久困之計不然仍循舊例必霜降然後進兵則今年為徒行矣

一屯軍為久守之計宜調梧州藤縣等縣潯州桂平等縣民丁免其糧差俾其屯耕山下賊田時出官軍為

之防護

一令之賊徒所以倍蓰於前日者其禍起於前日總戎者之濫殺無辜也葢此輩是平民方無事時輸賦稅供力役養兵奉吏將藉以為已之保障一旦外寇入境焚蕩其室廬戕殺其親屬欲入城則閉門不納將入山則又與賊遇倀倀一身四顧無依不幸為賊所虜姑從之以延頃刻之命賊刼持而虐使之行則使負擔息則使樵爨攻城則驅之以當矢石反奔則棄

之以遺官兵僥倖不死賊去之後仍趨官府輸賦役如常時其心固自諉曰我之從賊豈得已哉他日賊平我等俱故良民也忽聞大軍之來喜得更生謂可以復見天日矣大軍既至其眞為賊者皆相率遁入深山了不可得顧將不得已從賊者甘言秘計誘而出之殺以為功由是不得已從賊者皆甘心為賊矣興言及此誠可憫傷今之為總帥者宜深以前事為戒既至而會三司官設法遣官出榜招諭或給以印

信票帖為照其榜文須明白痛切明言前人之失決不效尤或時召其父老人等至於軍前指天發誓使其坦然不疑雖其平日從賊明有顯迹若能翻然改過從善亦曲加寛貸或許其殺賊贖罪若其人不係賊所逼脅公然乘機自行刼殺者不在招撫之限一兩廣之人衆口一詞不願再調官軍其故何哉葢懲前日官軍之害尤有甚於賊也葢總兵內官帶去旗牌等官及試驗報效等項名色此輩善良者少兇惡

者多其中未必皆是總帥等官親昵故舊多由囑托買求志在貪功利已非真欲圖補報也其在營哨則凌鑠將卒過州縣則劫制官吏居城郭則專利入鄉村則擾民當矢石則在後報功次則爭前所以使將領不和軍士離心人民失所皆此輩為之也達軍雖曰鷙猛然性頗質樸所以誘引使之為非皆此輩也今旗牌等官宜於見調軍官中選用其餘跟隨之人雖總兵官亦不許過二三十人其餘假以試驗報效

為名者一切不用必不得已亦須編成隊伍與隨征

官軍一例差遣

一管軍頭目所以不能鉗制下人者非但號令不明亦

將以賴其用不免曲為之地也宜特差強幹御史或

給事中一二員不與軍事不入營哨不通行移專奉

勅書隨軍所在糾察凡一應官軍敢有虐害居民妄

殺無辜欺凌官吏奪人財物姦人子女者即便指實

奏聞區處縱有軍功亦不收敘如此則官軍知警居

民有所恃頼

一以夷攻夷策之上者也廣西左右兩江土官衙門大小數十自來皆服調用近年以來總戎處置多失其宜以故調之多不時至宜差廉能給事中一員齎勅奬勞之俾其加倍起兵躬領赴軍前聽調許以成功之日重加陞賞給以誥命封贈其父母妻室

一所調各處土官既至加厚餉賞俾其親立領狀各認地方從所徑便自抵賊巢所得賊之財物盡數與之

官軍人等不許抽分科奪及其所俘獲賊屬許得變賣則人自為戰勇氣百倍矣

一廣西地方素不產鹽而兩江尤為難得但私貨者多遂不甚貴宜嚴鹽禁不許於土官衙門發賣則土人以鹽為貴然後用之以為賞勞土兵之資立為則例獲一功者賞鹽若干

一總帥所至宜延其父老及致事聽選等官家居者舉人監生依親者訪問賊情地勢俾其各陳所見裁擇

行之如有願隨征者聽

一官吏軍民人等有父母妻子被賊殺害有欲報讎許赴所司報名編成牌甲名為義兵隨軍調遣

一賊所以取勝而我軍所以畏之者以毒矢耳宜令各處訪求善為解藥者多方製合給散每隊專委一人掌管

一官軍所至之處如有商販之人隨行貨賣酒肉等物宜嚴禁官軍人等不許強買豪奪則軍中食物不鈌

不致生疾

廣東備禦猺寇事宜

兩廣同為嶺南地其地勢土俗大段不同廣西山嶺畸嶇林薄深阻其中皆猺獞窟穴編民錯居其間廣東十府惟肇高廉三府地方與之犬牙相入雷州惟遂溪縣廣州府惟連州與之相附近其餘皆濵大海地勢平易無有山林險阻自洪武永樂以來朝廷惟命總兵官鎮守廣西而廣東一方惟以備海洋倭寇為急未聞有猺

寇侵犯也自廣西總兵官山雲物故之後繼以安遠侯柳溥又繼以田真自是以來爲總帥者遞相祖述類以忠厚存心不復有山雲嚴毅之風自此賊勢漸熾然亦只爲廣西患也而未及於廣東景泰改元廣東反賊黄蕭養作亂調廣西狼兵剿殺自此以來猺獞始習知此方山川險易地理遠近所歷城邑知其無備又與官軍共事知其脆弱無能爲由是竊犯邊境然惟在於隣近村墟刼掠居民而亦未嘗敢離巢越境遠攻城邑也而

我官軍承平日久不識兵革一聞賊至喪心失魂望風奔潰守城者閉門不出守堡者捨營遠避棄民與賊縱其殺戮由是賊益猖獗縱横自如若蹈無人之境遂至陷城邑掠吏民遇有所獲束縛以需收贖屯聚旬月不復畏憚甚且三五分散無分部伍沿村搜索無敢誰何竊觀此賊素與民往來相親屬又無堅甲利兵深謀奇畧亦非矯捷難制如西北之戎狄也其前後所陷城邑往往皆是晦冥之夜乘人懈怠架梯登城守城官吏亦

非食盡援絶力屈不支盡是因循放肆為彼所乘而已近年以來兩廣城池為所陷何啻十餘幸其志在子女財帛既得即去使其得即據之其害可勝言哉失機官軍畏罪之及隨即逃遁合干上司畧不追究彼此傚傚遂以失陷為泛常事然此時賊只八九十為羣至多亦不過四五百人而已近因總兵顏彪大征之後賊衆遂多至於踰萬少者亦不下二三千人推厥所由葢是此輩皆是良民方無事時輸賦税供力役養兵奉吏將藉

以為己之保障一旦外寇入境焚蕩其室廬戕殺其親屬欲入城則閉門不納將入山則又恐遇賊倀倀一身四顧無歸不幸遇賊姑從之以延頃刻之命賊劫持而虐使之行則負擔息則樵爨攻城則驅之當矢石反奔則棄以遺官軍僥倖不死賊去之後乃趨官府輸賦役如常時其心若曰我之從賊豈得已哉他日賊平我等皆故良民也忽聞大軍之來喜得更生謂可以復見天日矣大軍既至其為真賊者皆相率遁入深山了不可

得顧將不得已從賊者禽獮而草薙之用以為功以希官賞由是不得已從賊者皆甘心為賊矣賊日益多民日益少職此之由也今高雷廉三郡居民十去七八驛道草木蕪塞無復人行數百里閒寂無烟火鷄鳴犬吠之聲殆絶不得盡力耕種今將十年矣惟城邑閒有城隍處僅有存者然又城門晝閉食用不給積氣成疫死亡相繼幸不死於兵又死於饑幸不死於饑又死於疫天之禍此方人何酷耶傳聞其事可為心痛而耳目所

及者恬不一動念獨何心哉然此既往之咎方當慮方來之策此時猶有可為者過此無及矣謹條所見為合行事宜如後

一向時官軍征剿蠻冦往往不與之遇蓋我出廉州則賊往高州我出高州則賊往肇慶所以不能成功今三路並守則賊之入境無往而無備虜掠無所得久久自息矣議者多謂兵須合一則力專殊不知地界不分則守備者得以互相推調不肯用心必須各守

其分地則責有攸歸遇有賊入境即便遣人飛報各營使其知預備或截殺或擄伏隨宜處置如果賊勢大至不能敵則急飛報二營併力勦殺并行廣西守把官軍邀截其歸

一高雷廉三府地界當其中皆有官路路之東北近海者盡是平地路之西南邉廣西者半是山嶺賊之出没皆必歷山嶺而後履平地宜差官相視于嶺中間溪徑可塞者塞之鄉村不可守者棄之擇其要害賊

所必由之地立為營堡差官軍守把扼其來路然亦不須多立恐調官軍不敷

一賊之陷城掠村多是掩襲無瞭望者故也宜于官路左右及邉界去處設立烟墩砲架置鼓柝烽火撥軍丁或民壯守瞭大賊至則放砲小賊至則擂鼓使知所備

一賊所以能竊入城池者盖是軍衛有司彼此相推以至失誤今後府州縣有衛所去處宜將正軍盡數撥

于近城三五里或十餘里要害處立柵守備所以然者屯軍近城使其彼此牽制賊決不敢舍柵犯城也其城池責付有司正佐官員設法與衛所掌印官率領軍丁老幼共守其無衛所去處令有司率民壯自守而鎮守大臣又移文軍衛有司責以大義俾其與城相為存亡仍令寫立保守城池不致失陷結狀按月繳報合于上司遇有失陷并坐有司不但專罪軍官

一賊勢所以猖獗者盖以守土官員畏以失機獲罪往往互相蒙蔽不肯申達今後遇有賊寇掠殺許令有司大小衙門徑自申奏或被害之人自行赴京申訴如此則可以消壅蔽之端不養寇以成大患矣

一廣西地方近年以來凡無城池去處人民自相團結聚為山寨賊來則入寨自保賊去則下山耕種廣東地方惟開建瀧水封川三縣可依此法行之其餘地方山嶺頗少宜於官路東北近海去處擇地聚民團

結為村立木為柵開土為塹塹之外種笏竹植尖木列竹簽團繞村鄉三五里隨勢設法塞徑路斷河橋每村約一二百家或三五百家聚其父母妻子財畜其中則民必堅心守死矣仍令官軍於官路中巡哨扼斷蠻賊往來之路每村各立烟墩遇有警急即急收牛畜閉門自守仍禁往來巡哨官軍不許入村侵擾違者治以重罪

一每遇人民耕作收穫之時分散頭目統領人馬於緊

要去處截路搪伏擁護人民或主將親率頭目糶兵

近地使彼知懼不敢入冦

重編瓊臺稾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重編瓊臺藁卷二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　衷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監生臣黄　廷

重編瓊臺稾卷二十二

明 邱濬 撰

賦

後幽懷賦有序

昔唐李習之作幽懷賦宋歐陽子讀之嘆曰使當時君子皆易其嘆老嗟卑之心為朝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朱子楚辭後語

亦取之以繼騷經之後予讀之竊有感焉作後

幽懷賦

嗟予生於遐僻兮夙有志於匡時理無一而弗究兮事經目而輒思幸致身於承明兮冀少見於施為紛時制之各異兮羌所見之多違歲冉冉其將老兮顧所懐之弗遂徒兀兀以勤劬兮竟莫成乎一事撫中懐而自惜兮竊禄食而深愧恐終待而無時兮思從此而遠逝念明時之難遇兮心欲去而弗忍也戰兩端於胷中兮病

悄悄如將隕也慨昔賢之賦所懷兮鄙衆人之嘆老嗟
畢子則以為舍位與時兮雖有道兮其焉施悼往者之
不可復兮而來者之尤不可期爰因往以推來兮灼此
理之無疑藐一身何足惜兮顧賦畀之甚大人皆放乎
一已之私兮孰究夫天下之利害繄茲理之在天壤兮
曠千載而一致欲推五運之遞嬗兮歴木金水火其焉
濟我神祖之挺生兮載啓天而奠地承上帝之眷顧兮
飛西湖之霞氣大功垂於萬世兮百王邈其難配付聖

子神孫於萬年兮圖乆安而長治懸爵禄以待賢兮明
經術以造士何紛紛而靡靡兮杳不知其所自忽事幾
而不為之審兮撫其時而棄之置其身於安逸兮忘其
生之所依曰大厦不假於一木兮然厦非木又曷以成
也人人皆謂然兮又將責誰以支撑也噫今人非不古
如兮習俗使之則然駕大輅以衆馬兮禁其用古法以
周旋驥伏櫪以老死兮尚按圖以招延嚮教之以何物
兮今惟取其貌言辭曰已矣乎世固莫吾信兮余將喋

喋其誰語世雖斯今兮余惟視之以古抱直道以終身兮矢不負乎尼父成化六年

石鐘山賦有序

石鐘山在湖口縣東坡居士遊山記千古無改評矣曩予嘗遊其地誦其詞而又竊有所見焉夏官郎中王君尚忠縣人也近出示其圖求賦旴江何秋官廷秀既為君賦之矣大率本坡意而廣之意盡而語工予無容其喙乃即所見為

後石鍾山賦云

巍乎高哉兹山之天造地設也扼彭蠡之口拉岷江之脇鼓天聲而震動横地軸以鎮壓豈非東南之巨障湖江之奇絶處乎爾其氣勢巃嵸岡巒嵲嵥衍駊騀之幾里崇崛礨之萬壘厄臨深而欲墮直倚空而如截下瞰馮夷之府上峙瞿曇之宮洞空明兮穴竅蓊蒼翠兮杉松予嘗艤舟其下履險陟崇爰窮幽而探微盡詭狀兮奇縱望天塹之渺茫極嶽祠之穹窿適晴空之過雨晃

晨曦之昭融雲澄澄其歸岫波沄沄其成㶊萬籟閴息一碧連空於斯之時但見石之為石千態萬狀怪外而空中而竟莫得聞嘈咗之無射竅坎鏜鞳之歌鍾也予乃悠然以思悚然以興揆厥山之所元兮始於酈註之解桑經繼以少室山人之博兮終以東坡老仙之精曰古人之名山兮多惟其形夫何獨兹一拳兮乃不以形而以聲矧石之在水兮不能自鳴必風濤之搏激兮然後滂濞而訇砰風或有時而息波亦有時而平名山者

顧舍其天然常有之巍巍而下取夫適然作輟之硜硜吾恐君子之正物名以明民不如是之浮緩而不情也於是呼兒挹酒注之巨觥釃江流酹巨靈起而問諸以訂兹山之所以名成化四年

南溟奇甸賦有序

伏讀太祖高皇帝御製文集其勞海南衛指揮勅有曰南溟之浩瀚中有奇甸數千里地居炎方多熱少寒是時瓊郡入職方僅再朞其地在

炎天漲海之外荒僻鄙陋而我聖祖即視之以
畿甸而褒之以奇之一言豈無意哉謹按文集
若干卷其中勞天下軍衛詔勅何啻百數大率
敘其邊徼險遠將領勤勞征戍艱苦而已未始
有褒美其疆域若此者噫聖人之心與天通物
之美惡必豫有以知其後之所必然於千百載
之前則夫吾郡之在今日民物繁庶風俗淳美
賢才彙興無以異乎神州赤縣之間且復俊邁

奇詭迥異常儔有由然哉濬世家于海南北學於中國偶有所見謹拜手稽首而為之賦曰

爰有奇甸在南溟中邈輿圖之垂盡綿地脉以潛通山別起而為崑崙水畢歸以為溟渤氣以直達而專勢以不分而足萬山綿延兹其獨也百川瀰茫兹其谷也豈非員嶠瀛洲之別區神州赤縣之在異域者耶有奇一士全鍾其氣北學於中國頡頏乎天下之士於是叫閶闔呈琅玕翺翔乎玉堂徘徊乎道山肆言六合之外馳

騁百氏之間自詫所生之奇勝敢為高論恣為大言翰林主人聞之駭而訝焉曰吁子來前子生寰區之外漲海之邉學何所受道何所傳何所從而至此何所見而云然試為我一一言之吾將即子之所云云者以紀載於簡編士曰唯唯乃作而言曰自夫天一生水融而為川地十成土結而為山川者天地之血脉山者天地之肌骨血脉流行於肌骨之中浹于中而外出出乎外而環其中是為一大堪輿也具元氣之渾淪容日月之出

沒然而大堪輿之外突起於浩溔之中而為小堪輿者又不知其几幾窟穴也是故其大而顯者為帝王之宇其小而幽者為神仙之丘帝王之宇是為神州赤縣神仙之丘是為員嶠瀛洲一則非骨脫羽化莫能到而非常理一則雖聲明文物之所萃而非真游惟走所居之地介乎仙凡之間類乎島夷而不夷有如仙境而匪仙以衣冠禮樂之俗居閬風玄圃之壖勢盡而氣脉不斷域小而結局斯全九州一大宇茲為其奧四海一通川

玆為其竅上至北極僅十九度於天為近逺至神京幾一萬里於地為大茫茫巨浸兮與天為界漠漠平川兮壯地之介豈非天造地設藏此奇勝於遼絶之域用以見天聽之孔卑表王化之無外耶其為甸也可謂奇矣然奇而不怪焉翰林主人曰子之言辯矣豈其然歟載考諸古玆地禹貢之所不載職方之所不書郡縣始漢武之世分野僅星紀之餘在漢七世固嘗棄之葢不以之為有無也且甸者王畿之名非所以為遐外之域竒

者殊常之稱不可以加寂寞之墟子之言何所據而云
予士曰茲豈走之言哉於是予惕然興悚然懼舉手加
額北望向天百拜稽首而颺言曰此我太祖聖神文武
統天大孝高皇帝金口之所宣也大哉皇言予自吾茲
地而得茲言地益增而高物若加而妍山林草木濯濯
然如在昆吾御宿之近封疆畛域整整然如與侯服邦
畿以相連嗟夫地以人勝從昔則然蘭渚以羲之而著
天台以孫綽而傳夫以殘山剩水之勝一經騷人墨客

之所賞詠尚揚芳於四外流美於當年矧兹奇甸環海以為疆者餘二千里縱步以行兮地雖甚遐仰首而觀兮天則伊邇一經大聖人之所品題山勢駸駸而内向波光躍躍而立起物則且然人可知已然則走所言者豈無所以耶主人乃仰然而思俛然而嘆曰良有以也顧聞其所以士曰走也少而游庠序壯而走四方雖生於是甸之中而甸之所以為奇也容有所不能詳葢嘗歷考夫禹益之所紀緬想夫章亥之所步古往今來之

宙上下四方之宇天左舒而起牽牛地右闢而起昴畢天有四維地有四極東至於泰遠西踰於邠國南訖于濮鉛北底于祝栗管子言名山三千墨氏云名川三百三百之川總歸滙於東南三千之山皆發源於西北是則海者川之所委嶺者山之所積茲甸也居嶺海之盡處又越其涯而獨出別開絶島千里之疆總收中原百道之脉者也原夫天下之山皆自夫崑崙而來越戎而夏出險即曳分為兩戒折為三支其中一支自中條經

淮越江而極于衡霍遂散亂而紛披至北而地勢將盡乃益險巇嶄巖嵓嵲峍崒嵲嵽孰知一脉透出於瀛海之外其地可畫而井無以異於秦晉之近圻觀夫天下之川皆至於溟渤而止滔滔汩汩雖日趨於東然皆折於南西而後已大起而為國都小起而為洲坻其尾閭收萬水而瀦衆流遂浩漾而無涯涘自此而水勢益下弱莫能起澎潏沆瀁渺沔濩洴孰知一島孤峙於瀛海之中其地可葦而航無以異於湖江之流水海可度兮

不踰百里山可登兮不踰尋丈舟之行也朝斯往而夕斯返人之游也足可屐而手可杖意其磈磈嵬嵬乃爾坦然夷曠意其汗汗沺沺乃爾悠然平漫蕞爾小方外之封疆宛然大域中之氣象陽明勝而氣之運也無息機土性殊而物之生也多奇相草經冬而不零花非春而亦放境臨乎極邊而復有海洩其菀氣而無瘴地四平以受敵無固可負歲三穫以常穰有積可仰通衢絶乞丐之夫幽谷多耇老之丈古無戰場軾語信乎有徵

地爲頗善符言斷乎非妄民生存古朴之風物産有瑰奇之狀其植物則郁乎其文采馥乎其芬馨陸擿水挂異類殊名其動物則彪炳而有文馴和而善鳴陸產川游詭象奇形凡夫天下之所常有者兹無不有而又有其所素無者於兹生焉歲有八蠶之繭田有數種之禾山富薯芋水廣鱻鱻所生之品非一可食之物孔多兼華夷之所産備南北之所有木乃生水樹或出酎麪包於椰豆筴於椰竹或肖人之面菓或像人之手蠏出波

兮凝石鮋横港兮堆阜小鳯集而色五並鬻遊而數偶
脩蝦而龍鬚文魚而鸀蠋鱗登陸兮或變火鳩樹垂根
兮乃擷金狗𩨗緣樹杪而飛馬乗果下而走魚之皮可
以容刀蚌之殻用以盛酒波底之砂行如郭索海筮之
貝大如玉斗花棃靡刻而文烏樠不涅而黝椰一物而
十用其宜椰三合而四徳可取木之精液爇之可通神
明鳥之氄毛製之可飾容首有自然之器具有粲然之
文繡天下皆有於兗玆獨無之豈天欲居民之蕃息於

此常夜戶不閉而無髑藩之虞乎江南皆無蛜蝛玆獨有之豈天欲寓公之久居於此使照壁見喜而無北風之思乎噫斯地也近隔雷廉僅一水耳而物之生也乃爾不同遠去齊晉殆萬里兮而氣之通也胡為無異若是者雖云生物之偶然安知造物者之無深意也然則玆甸之所以為甸而奇之所以為奇者庸有在於是主人曰然此物之奇爾如人何無乃奇之為奇獨鍾於物而遺於人耶士曰不然天地盛大流行之氣始于北而

行於南始也黄帝北都涿鹿中而堯舜漸南而都於河東其後成周之盛乃自豐鎬又南而宅于洛中益自北而漸南非獨天地之氣為然而帝王之治亦循是以為始終葢水生天一而坎位於北而艮之為山又介乎東北之閒自北而東折歸于南其氣之所以融結而流行者非止乎一水一山山之餘而為嶺水之委而為海而是甸居乎嶺海之外收其散而一之透其餘而出之所以通其鬱而結其解其域最遠其勢最下其脉最細是

以開闢以來天地盛大流行之氣獨後其至至遲而發也遲固其理也亦其勢焉是以三代以前茲地在荒服之外而為駱越之域至于有漢之五葉始偕七郡而入於中國曼胡之纓未易也椎結卉服之風未革也持章甫而適之尚懵而未之識也魏晉以後中原多故衣冠之族或宦或商或遷或戍紛紛日來聚廬托處薫染過化歲異而月或不同世變風移久假而客反為主劘獷悍以仁柔易介鱗而布縷今則禮義之俗日新矣絃誦

之聲相聞矣衣冠禮樂彬彬然盛矣北仕於中國而與四方髦士相後先矣策名天府列迹縉紳其表表者蓋已冠冕佩玉立於天子殿陛之間行道以濟時而堯舜其君民矣孰云所謂奇者顓在物而不在人哉主人乃離席而立拱手而言曰神矣哉聖神之見乎其所謂奇者益至是乎驗矣士曰不然何地不生才而才生不擇地人才之生何地無之奇哉奇哉豈止是哉當我聖祖肇基之初輿圖際天地兵衛極邉鄙絲綸之音雲漢之

章無日而不下無處而不至然而奇甸之言乃獨以專
美乎茲地非甸而謂之甸未奇而豫期以奇豈無意哉
葢帝王之言代乎上帝聖人之心通乎天地故能握乾
符而妙奪神功闡坤珍而幹旋厚勢遠移而近書軌合
以皆同質變以文聲教暨而靡異咫尺之間振舉乎萬
里斯須之頃流通乎百世化庸腐以為神奇變雜駁以
為精粹遐兮如邇未焉如既凡其所期兮罔或不遂引
而弗替兮終萬古而常常如是是則斯地之所以為甸

而甸之所以為奇雖造設於天地然所以表而章之昭示於萬世者實本乎奉天啓運宰制山河之聖帝翰林主人聆玆言也矙然以哈憮然以喟曰秘矣哉天之藏此地也遠矣哉聖人之期此地也自夫天開地闢以至今日不知凡幾運幾世矣自夫開疆辟土以建此區不知凡幾王幾帝矣然而多視之以窮荒或遂至於遐棄孰謂其今日有是哉不假詞臣之代言不出輔臣之建議一旦發淵衷運睿思形之言言以為絲綸之

製夫豈無所為哉皇之言天之意也士言及此亦奇士哉於是三復士言而繼之以歌曰明明我聖祖兮載闢地而開天上帝眷顧兮付以其所覆之全仁周八表兮顧獨惓惓於窮海之一堧奇哉斯甸兮何幸得聖人品題之言千秋萬祀兮長炳炳琅琅乎天地之間

別知巳賦有序

尚書戶部主事袁君秉中出知梧州府事命下同朝卿大夫士咸以君為不當去駭愕嘆惜者

累日甚至齎咨涕洟如失左右手然予之於君情好深至尤非泛泛然者比故於君之去也其戀戀之情視諸公有加焉朋友五倫之一孔子畣魯君問政於四者之倫直舉其目獨於朋友以交言之交之為言道相合之謂也道不相合則情不相孚故其來也適然其去也漠然其去其來皆不足以動吾之欣戚也吁其來也忻忻其去也戚戚非平日道合而情孚者其能然乎

予與君皆出自嶺南均以禮學起家同試南宮游太學而又聯官朝著非但道合情孚也其出處大畧又相似焉今君一旦舍予以去南北相望天各一方出入無朋會聚不常歲月幾何老將至矣在他人尚齎咨涕洟之不已况知己之深至者乎不揆菲陋竊效昌黎韓子之意作别知已賦寫予情以送君政事之餘試一誦焉庶幾千里如對面也君其念之哉君其念之哉賦

曰

余生五嶺之南兮嗟側陋而寡仇驅余車以北征兮行取友於中州匪其人之弗交兮惟直諒多聞之是求紛總總其衆多兮咸言立而德修亦有良朋兮如弟如昆薄金石之匪固兮謂蘭茝之弗芬夕連牀以共話兮朝並子馬以周旋足縮縮以相躡兮袂翩翩以相聯所與者非海内之名賢兮則天下之善士情亦或吾之同兮道亦不吾之異惟夫君之知已兮乃千百之一二皇天

賦之以昭質兮蹇好修而練要扈蕙茝與菌桂兮芳菲

菲其遠到青天白日粲其光兮孰不仰其清明麒麟鳯

凰之昭于世兮人皆知為瑞禎信一世之偉才兮匪直

海内之英嗟予亦越之産兮追逸足以超騰心不約而

自契兮德相麗以有成期追逐於前修兮洗山川之穢

腥恥齪齪隨人後兮相後先以同升亦既聯袂於金門

兮曰終遂此情愫也夫何一麾而出守兮羌别予以去

也攝提貞于孟陬兮載雙旌以揚揚指斗牛之故墟兮

驅五馬以周行蒼梧邈其何所兮歷雲山之蒼茫盼京國之日遠兮喜咫尺乎故鄉悲予心之戀戀兮亮君心之亦然忱鬱悒之無解兮悵臨岐以永嘆幸歲月之未晏兮尚矢言以慎旃慕淵路之贈處兮罄中情以申言誶曰始與終兮志不可渝兮内與外兮道本不殊兮惟忠與孝兮臣子之楷模白首相期兮毋中道而舍諸天順六年

懷鄉賦送友人劉尚賢德有序

每因送人處憶得别家時此唐人詩也嗚呼為此詩者其能深體人情者哉某去家今十有六年矣鄉土之思無日而不展轉于懷徒以國家之制貤封之典必限以歴官之歳月以故情事尚未申也去年冬友人劉君尚德應進士舉來京師久别而晤不勝空谷足音之喜今歳試禮闈不合而去某於尚德鄉曲交游中最厚者也因其别而動乎情方寸惻然有不能自已者因

述中心所懷者以為賦一以寫吾鄉土之思一以慰吾母兄之望一以志吾朋友之别云

懐吾鄉兮何所渺雲山兮萬里界鯨波之浩漫兮途有梗之未通曰吾心之切切兮無日而不南征晝神想以遐騖兮宵夢寐而靡寧母氏垂白之待養兮伯兮獨立以煢煢雖顯揚之足慕兮恒喜懼以交并桑梓蔚其深茂兮昔可把而今拱着舊日以凋謝兮哀纍纍其多壠朝吾登予金門兮夕偃蹇予玉堂置身非不高兮信美

非吾之鄉入結羣仙之綬兮出聯七貴之鑣游從非不多兮匪吾髫齔之交退默默以獨處兮念平生之往事宛山川與閭巷兮默其可指以示恨無縮地之術兮孰揷予以雙翅馳寸心於萬里兮幾將歸兮猶未惟人情同於懷土兮豈以窮達而異彼志得而情遷兮乃獨非人之類年洋洋其日徃兮百歲幾何較富貴之與名節兮所得孰多苟情義之不申兮焉用其他幸吾子之玆來兮若聞足音於空谷也申申告吾以鄉曲之故兮語

再三而不以為瀆也或為之忻忻兮或為之戚戚或可愕而可駭兮或可矜而可惜或慚而為之忸怩兮或傷而為之怵惕崛然而興兮俄然而衰奄然其去兮儻然其來歷寒暑十有六變兮恍如一瞬天人倚伏有必然之理兮孰云邈而難信每促膝以劇談兮輒嘆息而不休情悁悁而不自已兮涕或浪浪以横流方資其朝夕以箴規兮胡數奇而不售彼惟索驥以其圖兮曾莫知神駿之求君子出處惟其時兮樂天知命夫奚尤又將

別予以去兮仍海上之仙丘闡天人之妙理兮傳嗣子以箕裘翩翩然以遐征兮嗟欲挽而莫留矢吾辭以志別兮因以寫吾之心行何以處我兮毋金玉乎爾音自薊北而越南兮閱半載之光陰既沿復溯止且行兮杳不知山高而海深抵瓊臺而見鄉人兮道予心之永懷也慰吾親倚閭之思兮曰不久請告而歸來也成化五年

和韓子別知賦有序

別知賦者唐昌黎韓公為其友楊儀之作也公

諵陽山時儀之以湖南支使來連公嘆知心之難得好會之不可數為此賦以別之詞古而意深有非後人所可彷彿其萬一者雖然人品高下詞藻工拙古今固懸絶矣而朋友之誼原於天命之性所謂天理人倫之正者初不以古今智愚賢不肖而有間也予友吳本厚以福建市舶提舉上計課於京師舘於予僅閱月即以事竣言旋予於本厚累世通家且同里閈落地即

為兄弟有非萍水相逢者比於其行也情有所不忍而勢不可留不揆愚陋步韓公韻為賦以送之其詞異而其情則同也賦曰

紛交游之總總於天下兮殆周雖雅志於四方曰惟先吾里閈之求夙志同而契合爰互勉以交修進助余以相善退先我以同愁惟余塞兮斯啓或其放焉是收偕鼓笥於鄉校繼奮起於遐陬矢特心以礪節詎忍詬以包羞何宦轍之南北結兩地之離憂嗟六年之一見僅

閲月而還�遡山川之脩阻倐歲月之如流雲從龍以上下蔦附木以相樛膠投漆以堅固舟籍水以行浮顧夫人之弗如欲相從而莫由悵遙天以延佇覺形去而神留

別知後賦有序

予友凌江李君時習有志之士也蚤以書經領鄉薦三試春官皆中乙榜當得校官君不屑就最後有司限以年不容辭乃授閩之南靖教諭

改永之寧遠南昌之豐城前後掌邑教者餘二十年所至率以身教以興起人才為已任而於一切勢利泊如也嘗三典文衡初同考河南在江右山西皆主試一時號稱得人噫若君者豈今世校官中之表表者歟今年需選銓曹陞淮安府學教授予與君同出嶺表方君年少氣鋭時謂功名可唾手取於同輩少許可獨與子及寶安袁秉中三人者交莫逆君教外庠秉中遣

屬地官出知大府予叨登進士選入翰林相去各數千里三人者其心未始一日相忘也君初赴南靖時予與君同舟而南及君自寧遠守制家居予以家艱南還道淩江君遠至大庾下相迎候迨于北上君時在豐城去冬考滿上京師相聚者幾半年今又舍予而去顧予三人者頭顱俱種種矣秉中以永州知府養病歸寶安不相見者幾二十稔矣而予與君幸頻相會晤今

君又幸教淮安郡居兩京間後會有可期者念
惟人生以百歲為期七十者古以為稀今予與
君去稀年僅僅十三四春秋耳歡晤之期寧有
幾耶則予於君之行也安能嘿嘿無一語耶而
其所以相贈處者又豈可泛同衆人者而已耶
昔秉中有梧州之行予嘗為之作別知賦故於
君之行也又廣其意作別知後賦以寓予區區
久要之情賦曰

嗟南州之綿邈兮在昔則為遐荒迨有唐之五葉兮始
發乎曲江之張原其所繇以奮起兮有燕國以為之援
予中懷之悁悁兮豈忘情于鄉彥顧時勢有弗然兮地
若親而實遼結綬之約雖不可諧兮敢忘乎鷄壇之要
念疇昔之游從兮予三人俱老以衰悵一人之先歸兮
恐盍簪之無期今予又舍予以去兮焉能默然以無辭
曰道之同兮不以其位心之孚兮不必其昵情茍無變
於貴賤死生迹奚較夫得失同異惟德義之相期斯交
情之為至踵鄉袞之芳躅兮其有在乎吾徒隔百世而
同此心兮奚必區區形迹之拘昔孔孟之垂世兮亦傳
經以施教固不假乎位與勢兮然後可行其道矧淮海
之名邦兮介乎兩京之間中講堂以振説鈴兮列襟佩
之兩班明道術以淑人兮敦禮義以正俗懋以待問之
鐘兮示以躍如之鵠泰山兮巖巖和風兮熙熙秋陽兮
暠暠時雨兮祁祁偉英材之樂育庶斯文之在玆倘心
期之克遂又何異乎步趨之追隨

頌

瑞菊頌有序

予友何東樊景瞻以禮科都給事中出佐汴藩
是歲秋九月菊呈祥於其公宇之庭一蔕三華
一時寮寀咸詠歌之傳至京師予聞瑞不虛生
其生也必有所為況菊之為物芳香清洌稟天
地之正氣純粹不雜得天地之正色高潔閒雅
全天地之正性有幽人逸士之操有忠臣貞士

之節蓋非他草木所可比者予嘗評菊之品當在橘上而靈均之於橘乃特為之頌至謂其可以參天地而擬之於伯夷而於菊特取其落英之可餐而已而又雜之杜蘅申椒蕙茝之間每為菊怏怏不平恒有意欲頌之庶其儷於橘而未果適聞景瞻瑞菊之事而有感焉夫菊固可頌矧此又非常之菊也哉則美其德而告其功也固宜頌曰

爰有嘉植號曰精兮受命獨正天之經兮非黄白不御地之恒兮特立不遷人之貞兮有尹之任夷之清兮和如展禽介則魯兩生兮三才之會衆德之凝兮物皆春茁乃獨秋榮兮雨露不能發霜雪不能零兮凡厥有生一華一莖兮胡獨此本参秀並馨兮一星在天下炳其明兮人之三壽於此作朋兮孰曰無知殆亦有靈兮不于其他而生此藩服之庭兮豈天之意假物以呈兮晚節之符壽之徵兮頌以美之以繼楚聲兮

箴

令箴

官之至難者令也令之所以難者政也政之所施有其本焉敬也敬立乎中由是而見之行事形既端矣表無有不正也由是而施諸人民此之所以感之者有其道在彼則未嘗無其應也承乎上焉必凜凜以畏則獲乎上雖不敢公拒而亦不曲從其非理之命也待乎下焉必切切以憂斯得乎下不適乎已而拂乎人之性也中

焉而接乎人必公而恕謙而有禮委曲以詳盡設以已之身處其人之地則人人止其所而各自靖也於乎令之任難矣而爾以初筮之仕得繁劇之邑匪廉匪明匪慎匪勤曷能得其職之稱也勉之哉吏以案牘為師有所猷為則繙閱以為證也政以前官為比有所窒礙則依緣以為徑也一邑之事無非已事蚤夜孜孜毋苟安以圖一時之幸也百里之民無非吾人念念在玆惟恐一夫之或病也行其所無事其來不迎其去不將一於

靜也不以譽喜不以毀怒一於定也不主先入之言不爭無益之氣巳往者不求其故未至者不億其詐一於誠而與物無競也嗚呼本此一敬而愼以持之勤以行之公以生其明儉以養其廉是誠爲邑之要道處事臨民之龜鏡也念之哉勿謂我言耄而懵也

壬辰科進士奚銘自新自幼從子游五至禮部而得一第焉今當強仕之年始得一縣令令七品官爲百里大夫有民人社稷之寄其任益不輕也而世之仕

者徃徃重内而輕外若是者皆為其身謀非其所以學之初意亦非聖賢經傳之旨也自新將之任求予教言故為此箴以勉之兼以貽進士之為邑者張瑛德輝海澄静之云

忠箴

君者臣之天臣之所以事其天者忠也是忠也與生俱生而由乎當然之義是則所謂天降之衷也衷降于天乃人所受之中人體之以事君必盡厥心必委厥躬不

敢私其有不敢阿其同怒則弗逆以激順則弗曲而從也於戲戴天以生曷報其功一言以蔽之曰為臣死忠

孝箴

親者子之天子之所以事其天者孝也是孝也與生俱生而本乎自然之仁是則所謂率性之道也道形於人乃天所命之要人體之以事親必用厥情必善厥紹不敢逆其志不敢違其好形則不毀以傷德則克全而肖也於戲昊天罔極無德以報一言以蔽之曰為子死孝

銘

德馨堂銘有序

凡物有形斯有氣臭有氣臭則馨薌隨之三代以前求馨薌於蕭膋脖膋春秋戰國以來求馨薌於椒蘭蕙茝漢魏以後至於今日則求諸沉檀腦麝隨世所尚而用之各有不同孰知斯德之馨亘古今而無間不假氣臭而自然發聞也哉知此理者其周公乎成王述其言曰黍稷非

馨明德惟馨葢以見精華之上達果在人而不專於物也後此千餘年唐人劉禹錫作陋室銘有斯是陋室惟吾德馨之句葢祖周人之意也又數百年安成書岡耘者張公如旭新居落成或人賀之以詩有眼前多少幽人宅寧似其中有德馨之句則又述唐人之意也公去世已久而其子若孫席其德善餘慶傳芳播芬書香至今不絕膏馥之沾溉盖未艾也予友國子司業

振烈公之孫也偕其伯兄振光摘詩言以顏其祖居之堂曰德馨示不忘本也振烈間以語予俾為銘乃銘之曰

有物至馨非氣非味無假予爇奚事於佩有藴於中必聞於外有積於前必延於世室以無陋人以無愧苾芬之播無遠不至膏馥之沾罔有攸既伊誰則然書罔張氏祖以啓之孫子是繼繼繼承承尚引毋替成化四年

贊

瓊州郡侯徐公畫像賛

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濬嘗三復斯言而繼之以流涕焉方濬少時吾州之民質朴而謹愿有老死不識官府者雖貧下戶亦有所蓋藏是時之為守者率多循良豈弟之君子予所聞者西昌王公所見者義興徐公二公者以寛仁之德涖古朴之民如洪荒之世而治之以大庭赫胥氏也噫民生斯時一何幸哉二公之後吏於

茲者輒遠視其地而愚視其民而民不勝其害以貧而俗亦日趨於薄矣嗚呼安得為吾人之父母者恒如二公哉二公不可見已見公之子若孫則如見公焉王公之子有抑菴尚書徐公之孫則時用宫僚循良之報天之於二公可謂厚矣彼以誅求為事者吾知天必不輕恕之時用出其祖畫像見示濬童稚時曾隨先大父思貽翁拜公於座下今餘四十年矣猶能彷彿其

形似之一二今幸與時用交好拜瞻遺像不勝
愴然故追而為之贊曰
此公何人曰古君子天德好生而公是體視愚以智處
遠如邇公何能兹德備諸已溫溫其恭外見者爾中之
攸藏不可涯涘公形雖化心則不死所不死故在人口
耳公不人責天乃厚畀畀之伊何有賢孫子彼誅求者
今安在已我拜公像悲極而喜圖臨以歸祠于故里

邢克寬畫像贊

五嶺之南大海之外山川秀氣於此焉萃立朝著蹇蹇之節出守敷優優之治總憲網存法外之仁制國用寓利中之義衆方俟其有為乃急流而勇退斯人也介而有執直而不肆不狥時之好必行巳之志匪但秀出於嶺海之間殆所謂天下之士也與

彭學士畫像賛

大彭之裔昔有龜年其徳不爽克象其賢安成之彦昔有雲龍斯文在玆綽有古風我觀古人今世則有杜其

德機神亟見走志之所至如水必東氣之所嘘如氷斯
融功名固有文章餘事望而畏之孰窺其際

許道中四像贊

世有大老居東海濱出而應世千億化身身且千億像
何止四莫測其真姑貌其似九門洞開咫尺天顏於斯
之時朝衣梁冠有事泰壇邦禮是執於斯之時玄端素
韠或具袍笏直承明廬或常衣巾紬金匱書服稱其容
容稱其德不肆不拘各有其色外四其像中一其心我

思古人默默悟悟悟悟希聲默默至道魯有君子天遺一老

李立之先生畫像贊

於戲此吾立之先生之畫像也肖邪否邪贋邪真邪方其少也渾乎在璞之玉具珪璋瑚璉之質而未漓其淳也迨其壯也茁乎出冶之金礪豪曹巨闕之用而不露其神也今則老將至矣懸秋空之霽月閱西郊之密雲屹乎泰山雖未嘗見其運用也然觸起於石者有霈然

之澤浩乎長江雖莫能判其過續也然渙散於風者有自然之文是其少而壯壯而老也葢三變焉而區區之畫工乃以其一時之見而欲形容其百年之身又烏足以盡吾立之先生之為人

張汝弼畫像贊

視雖短而見則長容若隋而氣則揚藏精神於內而外不露歛華彩於外而內斯光海內詩名世共稱乎短李吳中草聖今再見於顛張混俗而居初不通而不介師

心自用亦非狷而非狂斯人也豈詩所謂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者乎

李時習畫像賛

謂為越產與則長身脩髯酷似乎河朔之士謂非越產與則鍾英挺秀實生乎嶺海之閒有鄭虔之文章而不隨官以冷有孟郊之才思而不為詩而寒志剛而勁行介而端屹乎若山而無崖與谷沛乎若河而不波以湍之人也宜致身於鳳閣盍遷羽於鵷班吾知其鵲起有

日而不終老於校官也決矣

蕭士高畫像贊

求先生以名不若求以貌求先生以貌不若求以道鑒其貌而后知其名之稱情審其道而后知其形之克肖是葢具天地之委形而不伐其和闖聖賢之門牆而期臻其奧者也

兄伯清先生贊

儼乎吾兄之容也直乎吾兄之躬也烱乎吾兄之瞳也坦

乎吾兄之胄也然皆貌吾兄之外而不能心吾兄之中吾兄之中其事親也孝其事君也忠其愛弟也友其處巳也恭雖吾兄不知其所以然而况區區之畫工也耶

程尚書像贊

偉哉此公萬夫之特神鑒而幾風勁而力淬礪百鍊之金屹立萬仞之壁不翕翕以求茍同不煦煦以為德色施於事不違其心居其官必任其責是以謀謨於内者王諒其忠經營於外者民被其澤未滿七旬之年暫為

六月之息人方望其再興天顧奪之何亟嗚呼不有君子其何能國景瞻令儀為世道惜

李啓明像贊

晉人之風度唐人之詩句寄性情於物表得興味於天趣結詩社之侶人知其托史筆於少陵詰醫壘之戎抑孰知其假相業於俞跗也耶

耿少宰像贊

崧高之秀温洛之清挺生人傑為國之楨家傳之學韋

氏玄成廷對之策漢室董生蚤績學於中秘研窮百氏繼掌教於國學樂育羣英脩髯廣顙鵠峙鸞停坦懷宏度日白天清噫如此人物天不苟生矧結九重之知馳四遠之名天將使其持鈞軸秉權衡用所造就之人才以分釐天下之政務以偏福海內之生靈

盱江西莊羅處士像贊

有偉一翁凛然高風弗倚於立罔詭於從厲仲子之操而不絕物均墨氏之愛而不尚同達觀物表濶步山中

矢口成章而不繡其鞶悅坦懷待物而不露其機鋒享林泉之清福食田園之素封歛用世之志而即家以為政廣因心之孝而教子以盡忠既介而通亦嗇而豐耿耿其衷于于其容斯人也其平心率物之陳仲子耶其謹身整俗之繆豫公耶

蕭閣老先生像贊

嗚呼先生捐館者十有四年矣濬不見先生者二十有三年矣歲丙午先生孫僎以畫像見示

蕃先生在翰林時所寫者濬老門生也瞻仰遺容不勝感愴乃命工重為裝褙焚香端拜為之

贊曰

庾嶺以北大江之西天生偉人為天下師泰山出雲以雨天下既霈于朝復沃于野五緯呈祥正色麗天光燭九土輝映三垣載思古人疇其肖似吴興道德南豐誥制蒼然古色淵然德光進有所施舍可以藏天勝於人事久終定世有公言帝有成命遺留者像澌盡者身耿

耿之天終古常存

大司馬王公像贊

世之偉人國之重臣如虎豹在山如山川出雲如金之百鍊如弩之千鈞在漢爲汲長孺在宋爲包希仁居廊廟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昔聞其語今見其人

劉紹和祭酒先生畫像贊

此子友劉紹和先生六十歲像也孤聳之峰亭亭晚翠

之松鬱鬱景變情遷而閱於日者孔多憂深思遠而見於容者可掬浸光精而潤之歛鋒鋩而不出向之雄辯者發而為咨嗟向之深憤者形而為哀恤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為物屈而為理屈將無同於蘧伯玉之化殆有契於蒙莊氏之佚回視昔日容臺禮樂之司史館春秋之筆與夫今日太學之尊嚴異日廟廊之密勿嗚呼若是者皆先生身外之長物也耶

謝大韶尚書像贊

坦然其平無崎嶮也朗然其白匪幽陰也聽其言而信其行覩其容而見其心其為器也內好之璧其應用也從革之金鑿鑿乎濟時之具渢渢乎鳴世之音文不離乎質古則宜於今故魁多士而震平地之雷位六卿而雨旱歲之霖其燕居則神閒而氣定其立朝則思遠而憂深噫斯人也斯世不可得而見巳求之秦漢之上惠焉鄭國之僑和焉魯國之禽

魁字贊贈丁未狀元費宏

維人之魁應天之星卓爾不羣大志夙成游學者三載潛心乎六經甫芳齡之二十奉大對之三千裦然舉首領袖羣仙百年魁選最為少年噫一天之星惟魁在斗一榜之士所重在元匪徒蜚英騰茂以著聲實於一世尚期弘文輔治以建功業於萬年

梅峰先生贊

梅為百花之魁人為萬物之靈若人與梅妙合而凝不色而白不氣而馨節不雪而後見影不冰而自清觀厥

貌肖厥號審其名稱其情人皆曰先生有取於梅余獨曰梅有似乎先生

李光贊

人生有目具於其面惟能視人不能自見是以畫人則易自畫則難自非蓄面於心焉能注神於顏老友實夫墨妙逼真泛而貌物之似斂而聚巳之神手澤尚新德容儼在我思其人喟然永慨

西昌楊君像贊

生廬陵忠節之邦為闗西清白之胄源源世澤之長濯濯儒林之秀早含芳而咀華遂蜚英而騰茂發龍光射斗之鋒鋩騁天馬行空之步驟斯人也國倚之以為屏翰家頼之以為堂構其尚朝兢夕惕以合易所謂或躍在淵無咎者耶

某處士贊

其容偉然其鬚脩然置之丹崖碧水之間人望之以為遺世之仙坐之華堂廣厦之上人擬之以為輔世之賢

心安而體舒氣完而神全隨所游行之地樂其情性之天我欲狀之莫知所言風月雙清度微雲於河漢水天一色漾寒藻於漪漣

甘汝霖行樂像贊

斯人何人獨樂其樂某水某丘一琴一鶴挺乎鄧林之材渾乎荆山之璞彼哉畫工曷不圖其形於巖廊顧乃置其身於巖壑

魁字贊贈會元梁儲

斗中有魁為星之宗人中之魁乃文之雄士超其羣如魁在斗萬象森羅獨為之首爰有奇士嶺海之英魁天下士於昭文明太學賢關英才攸萃表以魁名用勵多士

劉廉憲像賛

此公何人長沙定王之裔忠愍學士之子世承家學之春秋選讀禁儲之書史其人如玉其心如水其持憲也霜雖肅而不殺其提學也車所歴而成軌歛施為不盡

之才猷享受用無窮之清美巨艦歸而抵岸大樾蔭而覆趾我觀其像讃歎忻喜恍平生之故人乃居然而覿止不言而心巳喻相對而情無巳何時還歸老之車數日留養高之里

無心石賛

雲行於天其根在地既無心而出岫豈有心而應世惟此雲根温潤峭厲硜硜立辨之聲巖巖具瞻之勢不鑿而成不求而至予名之曰無心夫豈無意歟

周僧官贊

貌癯而清行勤而苦味蔬筍以代膏粱被衲衣而舍簪組叢林仰其志之孤高大衆服其心之公溥拈花鹿苑契空相於無言豎拂猊牀斂機鋒於不語飄飄然虛空無礙之閒雲霦霦乎法界有情之甘雨體道以心與物無忤是宜奉綸命而握僧籙之印章震潮音而立禪宗之儀矩以戚畹近派之賢為寶刹開山之祖祝慈壽於萬年演宗風於千古

韓敬夫遺像贊

嗚呼此予友韓敬夫之真也其人不可見而其貌空存貌雖得其彷彿而言則不可得而再聞想夫抵掌笑談之頃蹙額憂思之辰執而不泥朴而有文為人則直為吏則循不孑孑以立義不煦煦以為仁其平生之志嘐嘐然曰古之人曰古之人今則親為古之人矣真作古之人矣噫

重編瓊臺稾卷二十二